

战国

婉嫫
著

鬼忍传



大明少年，
身陷日本战国烈火。
是卑怯遁去，还是含恨复仇？

十年卧薪尝胆，从卑微忍者到逆天狂夫，
杀出蛊毒乱魑之丛林，终得明朗天下！



青島出版社



鬼
忍
传

婉
姬
◎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国鬼忍传 / 婉嫫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52-1862-3

I. ①战… II. ①婉…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4399 号

- | | |
|------|---|
| 书 名 | 战国鬼忍传 |
| 著 者 | 婉 嫫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兼传真) 0532-68068026 |
| 责任编辑 | 周 莉 |
| 封面设计 | 毛 增 |
| 照 排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 (890mm × 1240mm) |
| 印 张 | 11.5 |
| 字 数 | 320 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1862-3 |
| 定 价 | 32.00 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38

建议上架: 畅销 / 小说

序 幕

夫吞舟之鱼大矣，荡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

蝼蚁，一只金色的蝼蚁。

它的铠甲闪闪发亮，被夕阳染作了血红色，在天空下是决然取义的刚猛姿态。金刚铸就的利齿吭吭作响，以一敌万的霸气雄张勃发，瞬间，凌厉生风地向那庞然大物冲杀过去。

那庞然大物是一只脚板，趾甲上沾满了污泥。它觉得有些生痒，悻悻然动了下。那猛士的影子便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了。

杉谷眯着眼睛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

可惜他不能拍手鼓掌，因他的脑袋已经与大地亲吻，手脚与黄土浑然一体了。

他舔了一口嘴角的血水，咸中带一丝甘甜。忽然，他发现那勇士自黑暗中冲出，顶着被踩扁的脑袋向自己冲来了！呃，不！这混蛋！刑天一般，死而不僵，竟要将怨气发泄在俺的头上！

它跌跌撞撞地沿着那些黏滞的血水一路杀将过来，冲破重重封锁，爬上了杉谷的脖颈，张开还未被踩烂的大嘴，津津有味地

吸食起那些新鲜的写满痛楚的血肉来。

杉谷顿时又痒又疼，他想嚎叫但张不开嘴，糊满血污的那张脸，在铁箍和竹篱的重重桎梏下要动一下嘴皮子都难。

“嘿，把那家伙挖出来！”一名武士大声嚷着，“提到地牢里去！”

数只铁锹瞬时飞舞，那血水淋漓的头部马上落满了一层污泥。

一道白光闪过，杉谷头上的竹篱应声而断。砂土和泥块猛地灌入喉管，猝不及防的他忍不住闭上眼睛大声咳嗽起来。

“嘿，杉谷，这滋味很好受吧？如果你再不招供，我们就开始真正的‘竹锯引’之刑啦！”

听到武士的大喊，杉谷的心脏骤然猛缩，难以抑制地疼痛。

呵，地狱，真的是地狱呢！！

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地牢，四围都是光秃秃的石壁，爬满了绿苔。

一条黑蛇向壁顶攀援而上，晃晃悠悠，将半条蛇尾悬在了半空。众人竟然都茫然不觉，他们的眼睛都胶着在一处。

这里又在上演惨绝人寰的肉刑。

“呃——”他咬紧牙关，鼻腔内发出一声闷哼，这不是人间世！

“当啷”，那舔舐过皮肉的火钳又被扔回了火盆，在火中大亮。

血水自焦烂的肌肤淋漓而出，白森森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烧灼的痛感一波波袭来，全身痉挛似地收缩，恨不能变作拳头大的婴儿重回天地间最安逸处。终于，他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充血的喉咙再度发出鬼泣般的嚎叫。

那众人，在暗中静静地看他，目光灼灼如潜伏的野兽，黑黢黢地毫无声响。

前面一人阴笑起来，重又拾起烧得通红的火钳，慢慢走近：“唉，你要顽抗到什么时候啊？”

“呵呵，我已经这样啦，还怎么顽抗啊？”杉谷艰难地笑着。

“嘿嘿，说了你不要悲伤，今天又有人为你前来送死啦！”那人说着将手高高举起。

原来他头上提着一件沉甸甸的头颅。那头颅目裂牙毗，血肉模糊，在昏暗的光下更显狰狞。尤为可怖的是细看过去，根本无法分辨死者的面目。

“呵呵，不愧是行走于黑暗之中的忍者呀，临死之前也不忘毁掉自己的那张脸。”

“你前世是食血的恶鬼吧？！”杉谷咬牙。

“嘿嘿，这不像是刺杀信长大人的人该说的话。”

“惭愧啊，还是没有杀死他。”杉谷仰头大笑。

笑音未落，“咝”的一声，沾满血污的肌肤上又起了一缕青烟。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焦烂的恶臭。他眼前一黑，视线模糊之中，那火钳正吞吐着火舌在黑暗中诡谲地狞笑着。

那人提了火钳凑前低语道：“你知道信长的脾气，难道你真想要那‘竹锯引’？”

杉谷心内一哆嗦。

“还是招了吧。死就死，却还要死得那么痛苦，太可怜啦。”

“嘿嘿……”杉谷龇牙一笑，“忍者本就是行走在炼狱的死鬼嘛，嘿嘿。”

“听说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你又何必呢？”

“已经说了上百遍啦，那么蠢笨的东西，要是我亲生的才真的奇怪呢！”杉谷啐了一口。

对方半信半疑，定定看他。

“海边捡来的孩子，打小我就当是养了条野狗。他也没把我当父亲，傲慢无礼，真是讨厌死啦……嘿嘿，信长真是个小鬼，

偏要追问那孩子的下落，真是太可笑啦！”杉谷说着又仰头大笑，呵呵道：“还是让我快快就死得啦。”那“就死”两字还未完，一股鲜血却自口内喷涌而出，原来他已暗中咬下了自己的舌头。

行刑人大惊，忙伸手去牢牢钳住他的下巴，大吼着：“将他的嘴巴堵上！”

旋即有人窜出。杉谷的嘴巴又被铁箍牢牢固定住，整个头部再次被竹篱给牢牢地钳住了。

那人见杉谷只是口内鲜血不断溢出却并无大碍，暗中松了口气。

黑暗中又传来了冷笑。

杉谷本就是微笑的，但那笑意挂在脸上却笑不出来。那张脸，又重回到了铁箍和竹篱的重重阴影之中，有如钢铁禁锢的血肉菠萝。

“嘿，又死不成啦！”他心内一叹，知道以后迎接的必然是更加悲惨的折磨，“连死都是一种奢侈啊，可怜的杉谷，谁让你生来就做了忍者呢。”眼泪悄悄地落下来，打湿了冰冷的铁箍。

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被称作“神炮手”的杉谷传奇的一生就此要终结了。

当然，还有更揪心的事情。那个孩子，他到底跑多远了呢？真后悔呀，我该把一切都告诉他才对。如果他不幸被那魔王给逮住，与我遭遇同样悲惨的命运……我就算是被埋在九尺黄土之下也会爬出来的！

正想到悲凉处，一人自众人身后慢慢踱了出来，鲜润的唇红如罌粟，鹰隼般之目阴森可怖。

虚汗涔涔而下，寒流袭面而来，杉谷裤裆处都不由地紧缩。

那人正是他刺杀未遂的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

此年正是元龟元年（一五七零年），日本正处于战国乱世，群雄割据，政局纷乱，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各个诸侯土豪乃至平民浪人，凡有野心成就天下者，纷纷夺权篡武成为多国大名，为了夺取“天下”而混战。弹丸岛国硝烟四起，杀戮无休无止，民间少有宁日，而织田信长已经在乱战之中脱颖而出，鹰视天下。

枭鹰盘旋的天空，岂容蝼蚁挑衅？

“想要快快就死？没那么容易！哼，我不单要让你日夜忍受割砺之苦，还要你亲眼看到那个孩子与你一同享受炼狱之刑！让天下人看看与我信长对抗会是怎样悲惨的下场！”

“嘿嘿……”囚笼中的杉谷发出怪鸟一般的呜咽。他的两只嘴角上扬，勾作怪异沉重的穴字。

信长面色一沉，五官在阴影下扭曲变形，转身对行刑人狠道：

“蜂须贺，一定要抓住那个孩子。就算他逃到了九霄云之上，也要把他抓回来！”

蜂须贺微一颌首，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牢内又陷入死寂。

只有壁虎和蛇刷刷爬动的微响。

杉谷看着黑漆漆的四围，陡地发出含糊不清的嗷叫。

目录

序幕

第一章 出逃的少年	001
第一节 疯狂的战国	001
第二节 风中之花	036
第三节 断肠恨	048
第四节 螳螂捕蝉	059
第五节 阿鼻地狱	069
第六节 失明忍者	081
第七节 海上鬼泣	091
第八节 蛊毒之杀戮	107
第九节 摄魂忍者	117
第十节 鱼烂之殃	133
第二章 京都云雀	153
第十一节 地狱变相图	166
第三章 天狐诞生	186
第十二节 菊花之约	186
第十三节 杀妻弑子之痛	201
第十四节 幽灵花魁	223
第十五节 忍者之地狱	245
第四章 本能寺之变	274
第十六节 地狱少女	274
第十七节 影武者	287
第十八节 信长暴死	306
第十九节 秀吉之中国梦	317
第二十节 铃音绝	332
第二十一节 海上烟波	345

第一章 出逃的少年

第一节 疯狂的战国

这一日清晨，天色微白，星光还未褪去，自甲贺去往东南沿海的路上，一披发少年正吟歌而行。

人生五十年
去事宛如梦幻
一度得生者
岂有长不灭……

这是日本幸若舞《敦盛》中刚刚流传开来的名颂，慷慨赴死的敦盛乃是当下年轻武士推崇的烈士形象。眼下正是山楂花盛开的季节，大簇大簇的白色花朵在锯齿形绿叶的团团映衬下，亦如敦盛般开得轰轰烈烈。吟歌的少年目光清澈，英气勃然，模样也好似路边的山楂花散发出高洁皎白的光彩。他嗓音稚嫩却很是清亮，在深林上空盘旋高亢，如一只黄莺般冲入云霄。

少年的名字叫若生，师父说他的全名当是张若生。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只要记住自己是在异国苟且偷生的中国人就是了。若生常常这样嘲讽自己。他有一颗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苍凉的内心，那颗心常在夜里这样勾勒自己，令他梦中恍然。梦

中的他，常常是独自一人穿越了荆棘步行至荒凉无人的海边，姿态孤傲如一只白鹤，迎风肃立，仰首眺望着茫茫雾海后面的大明帝国。冷风灌颈，恍然间有不胜唏嘘的迷惘之感。何来如此冷异的心境？他也不知道。

师父说，自己是他在东南海边捡回来的。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六岁的孩童，被海水冲到了滩上，在乱苇里昏迷了很久，口中还呢喃着渔民们听不懂的唐话，碰巧他经过那里，就把他带走了。

自从知道了这段往事，若生每次离家出走，只有一个想去的地方，那就是去寻那片令自己大难不死的海域。

但，到了海边，又能怎样呢？

是看一眼那边的故国还是颓废而返？若生也不晓得。

就像乱世的一只流莺，侥幸脱得大难不死，却也不知该往何处去。安逸处不肯将就，因他不是庸人，动荡处也不肯投机，若生像是一个天生矛盾的人，罢了！走累了就做路边的一堆白骨好了！反正我是不愿意听师父呵斥来去了。

这时，师父的咆哮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忍者的生死常在一线之间，倘若能拼得一线生机，你的命运就会改变！”想到这里，他的头部又开始隐隐作痛。

不错，是师父救了他并把他视为己出，由此便时刻想左右他的命运。这是若生获得重生之后的痛苦。因为师父是一名忍者，他叫杉谷，他希望若生选择和他一样的人生。

杉谷定居在在甲贺的忍者村，在村里长大的若生，由此也被烙上了忍者的身份。

什么是忍者？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并不清楚。忍者就是要像狸猫一样能立于滚圆竹竿之上快步如飞而不滑倒，跳过插满刀片的绳子也毫发无伤，但天生愚钝的若生怎么会是狸猫呢？可这些，不过是忍者训练中的基础课而已。

要做一个真正的忍者，还有许许多多艰苦的体能训练要通过。历经千辛万苦做所谓的“忍者”又是为了什么？杉谷讲，忍者的一生就是为了自己的主公服务，就算献上自己的生命，杀戮自己的兄弟也在所不惜。

“忍者，乃是黑暗中的光荣使者，当享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武士的尊荣，只是这尊荣就算做鬼也未必可以领取。”

原来，忍者就是要丧失自我，做主公手上一颗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这令人绝望的现实成了幼年的若生心头上的一片乌云，令他郁郁寡欢。

每次若生被迫接受训练时总是要彷徨：如果从那根竹竿上轻松地踏过去，将来就会像鸟儿一样飞来飞去，但那时会不会进入另一个樊笼？

做一个技艺精湛的忍者还是一个令人耻笑的庸人，这是一个选择。

要忍术还是要自由，这也是一个选择。

杉谷并不知道，看来天真无知的若生自小心内便有着无数诡谲的波澜。

忍术，在若生眼中并非没有吸引力。

男人是天生的攻击者与掠夺者，与生俱来的攻击本性使得他们更信赖武力。何况若生体内流着的是天生凶悍的血液，谁的内心不想成为真正的强者？

忍者家族，忍术都是世代相传的，外人常难以一窥其一。

在日本，忍者的流派很多，但追根溯源总是要上溯到甲贺流和伊贺流两个流派。当时有甲贺五十三家、伊贺二百六十家忍术流派的说法。

甲贺，是日本忍者最密集的地区。若生自小就耳闻目睹了众多忍者的格杀秘技，但常常是来不及赞赏，就看到他们落于武士

魔掌之中，屠狗一般被残忍地杀戮，死得黯淡。

武士与忍者都是战士，前者活在光明之中，后者隐藏在黑暗的幕布之下，他们天生就是死敌。

忍者一旦被武士捕获，必将受到最残酷的刑罚，被折磨处死。活剥皮就是酷刑的一种，皮肤被一片片剥下，极其痛苦，但又不能立即死掉。

第一次溜出甲贺忍者村的若生和同伴们一起到了繁华的京都，偶然看到这种酷刑，吓得血液凝滞，心跳几乎停止。

那日，天空是灰色的惨白，细雨迷蒙，雾气氤氲。失手的忍者被牢牢捆缚在京都地方长官的府门前，当众行刑。每一刀过处，皮肉外翻，被雨水冲刷变作惨白色，奇怪的是，那忍者竟咬紧了牙一声不吭。

当他回家告诉杉谷那可怖的一幕时，杉谷没有说话，良久才叹息道：“可怜啊！”转而又对惊魂未定的若生道：“或许我不该把你带回甲贺。如果把你送给海边的渔民，可能你会快活许多呢！”

若生不假思索道：“我不想要那么多如果，在这世上没有谁能和师父相比。”

夜色中，若生的眼睛闪闪发亮。在这世上，杉谷就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这可是千金都换不来的。

杉谷看着若生，内心却很是沉重，一想到他或许要延续自己的悲剧命运，不由得又怜又哀，无奈道：“如果不幸降生在黑暗里面，就努力地向着光明飞翔吧！”

如何才能向着光明飞翔？要练习更厉害的忍术，强大到令敌人无法捉到吗？

这是杉谷的愿望，把若生训练成甲贺忍者村最厉害的忍者角色，这样自己才会毫无顾虑地为主赴死。但若生好像不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似的，他的表现总是难以让人满意。

每次若生要接受新的训练，就会有新的笑料出来。

当他开始接受忍者的平衡训练时，会像吓傻了一一般在竹竿上呆若木鸡。任凭杉谷如何威逼，如何诱导，就是不肯前进一步。

除了吃白米饭的速度和大家一样，在忍术的学习速度上，若生和大家有着天壤之别。

在他还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平衡训练时，他的童年玩伴们已经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忍者了！

例如天生喜欢叽叽呱呱，到处宣扬若生如何蠢笨的八嶋智人。

每次若生训练失败，他便在村里麻雀般聒噪：“杉谷家的若生都快变成猫头鹰了！在竹竿上站了三个月，还是不敢动一下！”

这种新闻听多了大家都麻木了，于是智人会换上更新鲜的：“杉谷家的猫头鹰今早练习腾跃！那家伙太蠢啦，一抬脚便从屋顶上栽下去了，脑袋直接插进了鸡窝。哈哈，母鸡都让他给吓傻了！”

小小的忍者村因为有智人的广播而热闹许多，可怜的若生也因为智人的热忱过度成了村民口中的笑料。

智人是与若生一起长大的好友，相对于若生的愚钝，智人自小就表现出做一个上忍的天分。

智人最喜欢称呼若生的是“甲贺的呆瓜”，若生则喜欢称智人是“会飞的甲贺熊”。

大多数忍者由于天生的潜入者身份，为了轻巧出没于树枝屋顶，都是练就一身卓越轻功，合格的忍者体重一般不超过六十公斤，但智人这家伙却是一个例外。

他怒睛突眼，鼻若悬胆，口似血盆，面目狰狞如中国古代神兽貔貅一般，庞大的身形看上去笨重非常。但实际上，行动起来的智人却身轻如燕，如猿猴一般迅捷。他的手足软若棉絮，可以自由收缩，无论交战或者潜逃都是毫发无伤，都能够全身而退。

智人和若生一起长大，或许若生的俊秀让智人总是自惭形

秽，所以他对若生的喜欢之外总是带着一股醋意。即便是好心鼓励若生，他也常常是一副嘲讽的口吻。而若生呢，不以为意。所谓朋友呢，大都如此，要知道在这俗间，只有内心不通的人才会彼此谈话客客气气相敬如宾呢。

忍者天生就是为了任务牺牲自我的工具。最初的智人不是这副可怖的模样，他是一个比若生还要漂亮可爱的男孩子，但为了让他成为出众的忍者，智人的师父们，忍者村里的那批上忍元老，自小就将智人浸泡在各种怪诞的有毒药水之中，日常饮食也是蝎子蜈蚣之类的毒物，于是慢慢就变成了这副怪诞的模样。

智人似乎很乐意接受这种命运安排，对于身形的奇特变化也不在乎，还经常拖着肥胖臃肿的身躯在众忍面前表演自己的绝技，那些蜈蚣之类的毒虫从他的口鼻进出自如，令人看了忍不住要呕吐。

每次想到那个天真可爱的小智人，若生常是怅然。于是，不管智人怎么嘲讽自己，他也是一笑了之。

然而，甲贺的忍者村里面，岂止一个智人喜欢拿若生当笑料呢？

还有“长腿瘦马”三浦，外号“千面女”的清冷，“蓝魔”黑骑武藏等人，他们和智人一样，都是在忍者村里面渐露锋芒的下忍，若生也是他们嗤笑的对象。

“唉，那个若生啊，他永远也当不上忍者的！”

“甲贺的米饭不适合他吧？听说他是唐人呢！”

“我们都是世代代的忍者，若生将来回大明也不一定呢！”

可怜的若生，就是在这种嗤笑声中长大。

为了成为杰出的忍者，身边的同伴都在寻求改变，日夜磨炼，最终面目全非。只有他，不单一如当初，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希望摆脱这里，去那个在脑海中早已模糊的大明帝国。

“虽然命是杉谷帮我夺回，但在这小小岛国上做那些野心贼

子的犬马实在不是我本意。”少年若生看着手中寒光森森的忍者刀，内心坚决道，“与其做一个悲屈的永不能曝光的忍者，还不如回大明做自由自在的游侠呢。”

为何会有如此参透红尘乱世的老成念头？因父母的惨死已是血的教训，他们肯定不希望我重蹈覆辙。

唉，杉谷再好也是粗鲁之人。一介武夫怎能理解我天生智者深邃的内心呢？正如李白诗云：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就这样，若生趁着杉谷不备便逃出来，奔向他心目中自由光明的大明。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每次出逃的若生总是沉浸在得意与兴奋之中：自小我就立志做来去自由之人，做忍者实在不是我本意。现在，若生总算摆脱了你的藩篱，寻找自由的世界去啦！

想到这里他如释重负，光明马上就在眼前了！真是心潮澎湃，呵呵。

从树荫下爬到路中的牵牛花还挂着露水，或蓝或紫的淡淡幽光星星点点。

若生深吸一口气，似乎要将芳草的香气也吸进肺里去。

已经三天了，日夜不休地走，一双草鞋早就磨透了底，脚板上出了一层血泡。

他这才觉得困倦：“唉，要是有一口水喝该多好啊。”

可是这幽密的深林，泉水也藏匿在难以探寻的隐秘处，体力透支的身体更是无力去寻。若生蹒跚着走到路边，找到一块平石坐了下去，掏出怀中藏着的饭团，塞进嘴巴里面大嚼，顺便脱掉脚上的那双烂草鞋扔在了路旁，赤着脚丫上路了。嗯，不错，好轻松。

穿过这片山楂林，就是海边的盐碱地。久违了的辽阔之海或许就在前方不远处潮涌鼓荡吧？想到这里，若生来了力气。

忽然，一阵微凉而湿润的风袭来，腥咸的味道，是海风吗？不！机敏的若生马上想到了，风的味道是带血的，就像父亲昔日抱着幼时的自己在血雨腥风中杀戮而行的味道。

这是乱世，杀戮随处可见。

若生却是无惧，依然低头前行。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莫非又是一场乱战？正想到这里，忽然一阵爆响，头顶上的鸟雀吱嘎叫着四散而去。

血，自小腿处汨汨而出。

他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身子就不由得跪倒在地。疼痛还可以忍耐，只是这个样子实在是让他伤心：第一次出山就被偷袭，与父亲当年在大明出入江海所创下的辉煌实在是相差甚远也！养父看到我这狼狈样子也会笑疯的。

没等他悲哀多久，一手持火铳的武士从树丛深处钻出，大喊着奔来：“抓到她了！”

紧接着是杂乱脚步声，一群武士不知自何处冒出，自后面小路一拥而上，将若生团团围住，啧啧叹道：“太好了！不愧是能射落飞鸟的神枪手啊！一发就中！”

射倒若生的武士嘿嘿笑着：“为了向信长大人交差，所以没有要她的命呀。”

若生一惊，“信长大人”？莫非就是那个在桶狭间一战就杀死了有夺取天下实力的今川义元，继而威名响彻整个日本的织田信长？实在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些什么，看得出来这群武士很是高兴，捉到自己如释重负般欢天喜地。

只听他们兴高采烈议论道：“信长大人说过，就算是一只飞鸟也不许放过，否则提头回去见他！还好，总算抓到了。”

一个头目模样的武士将若生的头按在地上：“这小贼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剃掉信长大人的头发，我看回去把她下油锅也不为过呢！”

众人纷纷附和，“当今天下，有谁强得过主公信长大人？戏